

八月一日 吉隆坡

黎明時分，鶴鳴寺來了一大堆信眾，候見上人。這裡的寺廟是鄰里集合地。每逢初一、十五，蓮友齊來拜佛、吃素、燒香。但法師說法者不多，居士們便成立佛學班，鑽研佛學，拜懺誦經。一般人對佛法的精神食糧，倒是：

如渴思冷水，如饑念美食，
如病憶良藥，如蜂貪好蜜，
我等亦如是，願聞甘露法。

——《華嚴經》〈十地品〉

清早來的信眾，有些是祈求上人為他們降伏蠱毒的邪術。亞洲這一帶「槓頭」、「扶乩」等，甚為普遍。很多人中了蠱毒，一生痛苦非常。若遇不到善知識為他們破除邪咒，就必須畢生忍受精神及肉體的煎熬。中蠱病癥不同，輕重有別，最普遍的是眩暈、體力消瘦、身



1978

形枯槁、精神崩潰、六根失靈，嚴重甚至有心理變態，發瘋或自殺的。

來了幾天，上人已接見數十位中槓頭的病人，他本著慈悲

心，特意為他們加被。這是費力的工作，邪魔厲害時，要花一番功夫，才把牠們攆跑。例如，一位女居士中蠱一年多，終日陷於驚惶失措、精神散漫的狀態，屢次企圖自殺。聽經時老打瞌睡，怎樣也睜不開眼睛來，這都是由於魔力作怪障礙她的道業。上人也不厭其煩，多次為她加持。

晚上，中華會館聽眾的反應，一天比一天熱烈，場所擠得水洩不通。很多信友站到走廊上，甚至擠到街



外，仍然目不轉睛地聽法。地藏菩薩不是曾經發了弘願：「眾生度盡，方證菩提；地獄未空，誓不成佛」嗎？我們自無始劫以來，便輪迴六道，時出時沒，累得地藏菩薩在地獄裡忙個不停——救出這個眾生，那個又跌進火坑裏去。度來度去，也不知何時為止？

這次法會氣氛特別莊嚴。每晚講經前，全體高聲誦念「南無大願地藏菩薩……」，音聲嘹亮激昂，如海潮

迴流，一浪緊接一浪，震撼講堂。此時上人端坐寶座，儀容威嚴，口若懸河，滔滔不絕地宣揚正法。

今晚上人討論大乘佛教裡一個「認假作真」的現象。出家人為什麼要搭袈裟？目前的南傳法師，仍舊時刻搭衣，因此受到人家尊敬。為什麼北傳的出家人，卻捨棄搭衣的威儀？

上人說——

本來佛教初傳入中國的時候，僧人都搭袈裟。中國氣候與印度不同，冬天特別寒冷，出家人便要在袈裟內，穿上幾層棉衣禦寒。衣搭在外面，常常滑下來，很容易便遺失了。這是個問題，出家人不可常常做新的

袈裟呀！於是唐代的出家人便聯合開了一個會議，會中有個祖師提議。我們在袈裟的一邊縫上一個環，另一邊縫上一個鉤，把鉤扣在環子裏，袈裟就不會掉下來，你們看這方法如何？大家都同意了，於是一致採用。

後來，出家人勞作時，總覺得搭衣很不方便，雖然應該搭上五衣，慢慢也省事，只待上殿過堂時才搭衣。而後，變得愈來愈馬虎；從宋、元、明、清演變下來，乾脆不搭衣了。現在一般出家人，只穿上大袖袍(海青)，以為這就表示自己是出家人。其實大袖袍子是唐代的古老衣服，在

左上圖：上人陞座講經，
座旁為小沙彌果童師。

右下圖：中華會館聽眾的反應，
一天比一天熱烈，場所擠得水洩不通。





家人一樣穿。這種衣服傳到日本，至今日本的人還穿著。這絕不是出家人的標誌，唯有袈裟才是出家人必備的裝束，方能現比丘相。所謂「善哉解脫服！無上福田衣；我今頂戴受，世世常得披。」既然世世常得披，為什麼不時時刻刻披戴？

「習焉不察便成風」，出家人這麼久不搭衣，傳到現在，反而認假作

真，認為搭衣不對了——你說這種道理合乎邏輯學嗎？

總之現代人認為搭衣不對，我們搭衣的被視為「怪物」；更有人說，末法時代，根本不能修行。難道末法時代的出家人，只配享福嗎？其實這些話，我很久都沒有說，保留的還多著呢。今晚太高興了，才直言不諱。世上不合理的事情，實在太多了！

八月二日 吉隆坡

昨晚上人曾應承信眾，與他們結結法緣。我們離開美國前，從萬佛城的果樹上，採了五百多粒李子，小小的圓圓的，顏色鮮紅奪目，味道甘甜可口。這是「萬佛的種子」。

萬佛城的果樹，今年結果時特別茂盛，一串一串的桃子、李子、杏子，在陽光下閃爍如寶石，重得把樹枝也壓下來。今晚幾位居士，在講經前半個小時，分發萬佛種子，先到先得，因為數量有限，每人只能分發一粒。那知僧多果少，大部份信眾沒有得到，深覺抱歉。

晚上法筵，莊重威嚴，禮堂壅塞；信眾夾道禮拜，爭瞻上人神采，一片欣喜踴躍。



圖：萬佛聖城有不同種類的植物，有樹、灌木、藥草、花等，來自世界，有些遠自亞洲、地中海、挪威、還有北非等。植物種類之繁多，一如衆生，亦如佛陀教化衆生之種種法門，令人驚奇。

1978

八月三日 吉隆坡



今日黃逢保、楊大省、謝其華、溫以敬等居士鶴鳴寺供齋，氣氛歡暢熱鬧。我們與馬來西亞的朋友打成一片，仿如一家人，也難以解釋。總而言之，一聚首就感到無拘無束，格外親切。

今晚在中華會館講經，是最後一晚。法會的氣氛，日益濃郁，聽眾信心日趨堅固。幾天以來，每當上人講經時，恆實、恆朝法師照例在臺上三步一拜，毫不間斷。本來他們在午間也拜，但馬來西亞的氣候炎熱，所以上人建議，在烈日高懸的幾個小時，可以暫時做其他工作，如打坐或寫日記等，待傍晚較為涼爽，再彌補那段時間。他倆自三步一拜開始，十六個月以來不單沒有絲毫鬆弛，反而更加虔誠嚴謹。他們不貪圖享樂，獻出身心性命，無論任何艱鉅的考驗臨頭，仍保存「百折不撓金剛志，萬魔難退菩提心」的精神。十幾個月來，在



圖上：在馬來西亞吉隆坡，恒實法師
繼續實踐三步一拜的願行。

圖下：1978年9月，
在美國加州海濱公路三步一拜。

加州海岸旁公路經過，日曬雨淋，露宿風餐的磨鍊，他們的氣質及體形，與別人不同。尤其恒實，自從出發之日，即保持止語，專心一意地實踐三步一拜的願行。兩人日中一食，隨發心者供養，大多數是麵包乾糧，偶有白飯青菜，都是極其清淡簡單；但倆人總是紅光滿面，性格更顯莊重脫俗。並且他們每日的功課安

排得井井有條，除了每天在公路上跪拜七、八小時，其餘時間都在參禪打坐、翻譯《華嚴經》及早晚課誦。每天工作十餘小時，分秒珍惜。這種自我犧牲的精神，不知感動了多少人發菩提心。

來到馬來西亞，他們的生活方式，起了劇烈的變動。十六個月來在郊外跪拜，已達到心慮精凝的無我境界。然而來到人山人海的場面，在他們寧靜心境中，免不了翻起不少漩渦。就拿吃的東西，足以給他們一個



1978

很大的考驗。平常他們吃得很簡單，有時採摘路旁的野菜煮沸，連油鹽糖也不放，牛奶也不喝；而今每天大排素席，色香味濃，難免吃後感到頭暈，沉沉欲睡，腦裡打的妄想也逐漸增加。修道就是這麼微妙，分毫不爽。差之毫釐，則謬之千里。

連日來團員都要求青菜淡飯，甚至吃生菜、白飯、麵包、豆腐等，但信眾們一片熱情，還以為我們在講客氣話哩。他們不瞭解這班修道人沒福報，不敢受太好供養！



恒實比丘、恒朝沙彌實行他們的宏願「三步一跪拜」，在首都鶴鳴寺門前，苦行不倦，引起馬大醫學系的楊招福也跟著三步一跪拜。（蕭美龍攝）

八月四日 吉隆坡· 巴生

註：巴生(Kelang)座落於西馬來西亞雪蘭莪(Selangor)州一城鎮。巴生港(Port Kelang)瀕臨麻六甲海峽，為馬來西亞主要港口。



晚間，開車到巴生，離開吉隆坡約一小時的海港，人口僅有幾千。巴生的濱海佛學會是個古廟，香火很盛，佛友以福建居多，約有八百餘人在露天廣場聆聽上人開示。

踏進廟裡，迎面便送來滾滾香煙，五六個煙爐上，燃上百餘支香，整個大殿籠罩在煙霧裡。擦擦眼睛，只見數十位老婦人正在占卜問卦，把竹筒子搖得悉悉作響。殿旁堆滿了紙紮的飛機、樓房、遊船、花轎，五顏

1978

六色，令人看了眼花撩亂。美國團員從未見過這種民間風俗，都大開眼界。

今晚，上人大震法雷，驚醒迷夢。他一針見血、開門見山地揭發佛教裡迷信色彩的漏習：

「一般佛教徒除了在佛前叩幾個頭，燃一大把香，不是求升官發財、延年益壽，就是多子多孫。總不外一個『貪』字，燒香燒這麼一大把，把佛身也薰黑了，是否功不補過？

至於燒冥錢，有些人真聰明，先把錢存到陰間去，為自己的將來預算好了。為什麼你不想想，自己可能往生極樂世界？耗費這麼多金錢，也不知燒了的飛機、輪船、高樓大廈，是否真有價值？你怎知鬼魂能夠享用？鬼只不過是一股陰氣，沒有身軀，

不需要金錢及其他物質享受；鬼不像我們人類，時刻要照顧這個臭皮囊。你們不要被鬼迷了。我常說：『西方有窮鬼，東方無富神』，怎樣解釋？西方人沒有燒冥錢的習慣，他們死後，不都變成窮鬼了嗎？東方人只給鬼燒錢，卻不燒錢供神，這邊的神也窮了，故說東方無富神。」

說到這兒，觀眾中已呈現出強烈的反應。前排多半是學生、年青人，無不鼓掌喝采。後面有幾十位老太婆，聽了很不順耳，良久便沉著面孔一同離去。

上人的開示，言詞鋒銳，句句擊中要害。陽氣充足的青年，無不聽得出神。「僧革」也具足幽默，人生猶如舞臺般，遞嬗演變。

譬如夢中見，
種種諸異相；
世間亦如是，
與夢無差別。

——《華嚴經》
〈十忍品〉



香燒得多並不是功德越高 可能廟宇燻黑佛睜不開眼

中美佛教總會、法界佛教大學亞洲區訪問團一行十人，昨晚抵達巴生濱海佛學會，受到各界善男信女，及該佛學會會友熱烈的歡迎。

宣化法師說，佛法就是世間法，世間法也就是佛法。人有人法，國有國法；人法就是孝、義、信、廉、恥。他說，本地

的人所謂信佛的，有些是錯誤的，如燒香。燒香表示尊敬，但不是佛法；燒得太多，不要說人，連佛恐怕也睜不開眼睛，廟宇也給燻黑了。所以要鑿除迷信，不可與人競爭燒香，以為燒得越多，功德也越高。其次是燒冥錢，有句話說：「西方有窮鬼，東方無富神」，中國

人太迷信，燒冥錢給祖宗，如果說這是對的，那麼西方人死後都不是變成窮鬼嗎？還有人總不能言起立行，就是所學的一定要實行，做事也要知來明去，不可糊糊塗塗，也不要貪、瞋、癡。

※林成興特稿

1978

八月四日 吉隆坡 · 錫蘭佛寺、馬來亞大學

上人大震法雷的消息，如電訊般傳到吉隆坡的每一個角落，以及其他城市裡。大家爲之興奮，這是刺激佛教經絡，促進康復的好象徵。

中午在錫蘭佛寺用餐，由馬來亞大學佛學團體供齋，這班青年人都是資質敏銳、善根深厚的佛教徒。大學裡的華裔學生不多，他們的成績要特別優異，方可錄取。

用過一頓豐富的午餐後，前往馬來亞大學。那兒已有六百餘位學生在等待。一般青年人，無論小孩或大學生，對上人的反應，最熱烈和誠懇。這股親切，從天真的自性流出，超越心思言語。

上人的開示摘要如下：



左上圖：訪問團在錫蘭佛寺。

右上圖：上人、達摩難陀法師，以及訪問團團員，在馬來亞大學佛學社；無論小孩或大學生，對上人的反應，最熱烈和誠懇。



「你們都是有為的青年，有很好的前途，應該為國家、社會、世界做些有意義的事情，不要令我失去對你們極深厚的期望。記著，我要跟你們簽一個合約：無論如何，你們要追隨真理。昨晚我們在巴生佛學會，研究迷信的弊病。信仰之中有迷信，也有信迷。『迷信』者尚有希望；這些人目前只懂燒香問卦，但對佛教仍然有點信心，如果把迷信思想糾正過來，便

會牽引他們走上正路。
『信迷』，即是專信邪知邪見，隨著不正確的思想旋轉。」

「人為什麼都是糊裡糊塗的？因為他們一點也不曉得自己從哪裡來、會到哪裡去。每天在鏡

子裡所照的形象，不是真正的你呀！若想知道自己的本來面目，必須迴光返照、反求諸己。世人都被五欲迷住了，每天被財、色、名、食、睡的鎖鍊縛得透不過氣來，還心甘情願做它的奴隸。在你們之中，哪一個不喜歡錢的？哪一個不是這樣打算：我畢業後，可以賺多少錢，可以買很好的房子、汽車、或者討一個漂亮的太太。對嗎？」

1978

「只有最愚笨的人，如木頭頑石，才不懂得要錢。但世上還有一種人不想錢。他們已超出塵世貪欲的誘惑，所以才被稱為『聖賢』。為什麼聖人不貪錢？因為他們已經富有，內心有無限的財寶，因此不貪外財。世上有些人為什麼總是謀小利、貪便宜？就是因為他們窮，總感到自己不夠，貪得無厭，愈多愈好。這些人其實很可憐，沒有一刻安寧，都是捨本逐末、捨近求遠的一群。」

「我要和你們簽一個條約：你們不要醉生夢死，應該快點找出自己本來面目。第一步要做一個好人：做兒女的要孝順父母，做丈夫或妻子的要通情達理，在社會上做事的要尊重仁義道德，切記不可剝削他人。修學佛法，就是『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』。如果佛教徒把佛教視為己任，那佛教就不怕不能發揚光大。」

上人說畢，全場掌聲如雷，青年學生頻向我們說：「海外法師來說法，下午居然有六百多人來聽，簡直是打破紀錄。」



上人、達摩難陀法師，以及訪問團團員，與馬來亞大學佛學社團的同學一起聯影。



圖：2006年10月攝，首都佛教大廈。

晚上，前往首都佛教大廈。這座大廈是嶄新落成的建築，莊嚴雄偉。大廈有三層樓，地下是停車場，二樓是大講堂，三樓是休息及會議室，四週有廣闊的走廊圍繞，從此可以俯瞰吉隆坡全景。

大約三十餘位吉隆坡的高僧大德都出席了，信眾近一千五百人。全場鋪上紅色地毯，特地爲了歡迎訪問團。臺上矗立著金碧輝煌的釋迦牟尼佛像，後面還有幻燈片放映生動的彩

雲佈景。

佛教大廈的主席鏡龕法師因身體不適，所以在儀式一開始，由一位十三歲的小妹妹，用清脆明朗的聲音，致中英文歡迎詞。很巧妙地，在這位小妹妹說完之後，上人便叫果童上臺講幾句話。果童雖然沒有預先準備，但用流利的華語及英語，解釋菩薩的四弘誓願，說得十分得體。果童剛好也是十三歲，配合得美妙絕倫。

今晚，上人又大敲法鼓，每逢他提出自獨特的意見之前，一定先怪自己不是。但他是言出由衷，語重心長：

1978

「我是一個愚癡的人，最不會說話，說出來的話，不是得罪人，便是沒有人喜歡聽。但是良藥苦口利於病，忠言逆耳利於行。我對各位善知識所說的話，都是至誠懇切的。」

輕鬆又意味深長的開場白，吸引住台下的觀眾。然後，上人用著若無其事的口吻，一語道破當代僧侶自私自利，腐敗貪污的弊病：

「真正的佛教，不侷限於國家、宗派或民族。現在是太空時代，佛法要推行到每一個星球去。如果你緊守古老的關門主義，只懂利益自己，一定經不起時代的考驗。出家人為什麼要貯蓄私人財產呢？為什麼要到處攀緣，向在家人送禮，拉攏關係？佛教裡最大的毛病就是貪心、攀緣心、及

自私心，出家人早應看破一切：視錢財如糞土，如水中月，如鏡中花。我們應該時刻反省：是否已斷煩惱？是否助人成佛？

元朝宰相耶律楚才是個卓爾不群的賢士，他曾經說：『西天三步遠，東海一杯深』，極樂世界不一定要在『離此千百億佛土之外』，心淨即佛土淨；東海雖寬但比起無邊的自性佛海，只不過一杯深。而今我冒昧地把古人所說的話改為：『西天半步遠，東海一滴深』。」

在座的善知識不禁點頭讚許，露出會心的微笑。我們的主人早已離座，可能是身體不適的關係。



圖：上人於首都佛教大廈大開法筵，將佛法的精神送到每一個人的心裡。

美國宣化老法師在首都講經

奉勸佛教徒勿自私自利 應以寬大心懷推廣佛法

【吉隆坡六日訊】美國宣化老法師昨晚在首都佛教大廈弘法，奉勸佛教徒秉棄自私自利之心，並以寬大的心懷推廣佛法，才能使佛教發揚光大。

宣化法師指出，佛教徒是無區域、無國際、無種族、無語言之分，更是無黨無派、無隔閡的；身為佛教徒，應盡己能，把佛教推廣到各國、各角落，視為己任。

首都佛教大廈昨晚座無虛席，聆聽宣化老法師以簡單譬喻，講解深奧的佛法。法師弘法，教人多行慈善；因為嚴行慈善，乃

入佛法之初步。

法師說，當今太空時代，出現種種的怪病，無可藥救，實乃人造之孽、心裡之貪念作祟；如窮人之圖財、做官者之要升官，讀書人速求畢業，甚至出家人也貪多收徒弟，以擴張勢力；凡此種種，已使佛教失去了原有的面目。各國之間，亦不外如此，為了爭奪土地，造成水火不容、互相殘殺。

有人說到法師的法界大學，宣化法師說：法界大學絕非他個人所有，而是全球佛教之所有。

法師也批評一些佛門

中人，自以為對佛教貢獻良多，其實許多只做到了表面上的皮毛工作，這在佛眼看來，實是可憐人。須知佛學無邊、無境，佛教徒若能不存自私自利之心，佛教早就能發揚光大、普渡眾生。

法師說：人與人之間，皆有佛性，若想成佛，任何人皆能超人一等，能忍人之所不能忍，為人所不能為。

宣化法師弘法，坦言無忌，並以現身說法，講解佛學，深獲好評。

宣化老法師以華語講經，由徒弟以粵語、英語

翻譯。

較早時，馬佛總雪州分會及首都佛教會同仁，為表示熱烈歡迎美國宣化老法師率領中美佛教總會、法界佛教大學亞洲區訪問團蒞臨，由該會成立之慧音合唱團演唱五首莊嚴慈祥之佛曲，二部合唱，及兩首男女混聲四部大合唱。

為表示隆重起見，該會屬下全體寺庵會員信徒也踴躍出席歡迎盛會。

首都佛教會主席鏡龕法師，向宣化老法師及隨團高僧致歡迎詞說，這是一項富有意義的佛教集會。謹代表佛教會全體同仁，向宣化老法師及訪問團各位法師之蒞臨，表示歡迎。尤其邀得宣化老法師向大家講解地藏經，以地藏菩薩「我不入地獄，誰入地獄」的願力，勸導世人，勉勵大家要慈悲向善，不分彼此，親善團



圖：宣化老法師（中）前晚在首都佛教大廈弘法講經前，向佛陀獻花。右為鏡龕法師，左為明智法師。

結，為國為民謀幸福、和平、進步的社會。所以宣老每到各處弘法諸經，接受到熱烈歡迎。

這一次，我們得到宣化老法師不辭勞頓，千里迢迢率領訪問團，到馬來西亞作四十二天的親善訪問，並向本邦善信播下菩提種子，廣度有緣人，同登彼岸，實是我國人民極大的榮幸，希望大家珍惜

這項機緣，不要辜負宣化老法師此來之心願。本人謹此代表本邦佛教同仁向宣老等致萬二分謝意。

鏡龕法師也希望這種國際性的佛教聯繫，能不斷持續下去，發揚佛陀的慈悲精神，鞏固和團結世界佛教的力量，為世界和平求取更大的成就。

【南洋商報】1978/8/7

1978

八月六日

吉隆坡—馬六甲

今天我們暫別吉隆坡，繼續全馬半島訪問的旅程。早上九點在鶴鳴寺舉行皈依儀式。大清早在七時左右，信眾便陸續不絕地來，不久，整個寺廟擁擠不堪。本來有六百多信眾預先報名皈依，臨時又來了二百多人。鶴鳴寺面積不大，突然來了一千多位蓮友，幾乎要擠到街上去了。

皈依儀式簡單而隆重。上人說：「我很早便發了願：無論我到哪裏，只准許有正法，不准末法存在。新皈依我的人，今天是你們新生的一日，從此要除掉以往的習氣毛病，不要再吸煙喝酒，不要再發脾氣，謾謗三寶。我在等著你們成佛哩！不要讓我久等！」大家都法喜充滿。

慈心
貝葉
永護

廣錄
題



下午開車前往馬六甲，三個小時後到達全馬聞名的青雲亭。住持金星法師、佛教總會主席金明法師，連同幾百信眾在門前，鼓掌歡迎。青雲亭是全馬歷史最悠久的古剎，為明朝四百多年前的一所建築。金星法師帶領著訪問團，在古色古香的畫棟雕樑下，娓娓陳述該寺的歷史：早期一般馬六甲的居民，如有生死或糾紛之事，都到此亭來報案或投訴，由亭內執事者代為辦理手續及調解。踏上院中被歲月磨得光滑的石階，來到香煙裊裊的殿前。大殿中供奉的觀音菩薩

像，也有一段故事：據說那觀音聖像是從海上飄來。聖像全身黑古銅色，當地印度居民則認為是由他們國土飄來的印度神像。起初，經過多人搬移都不能動彈，後由華人識者請示於菩薩，方知應該在該處興建道場。於是聖像方能被遷移到那人家裡暫時供養，而居民隨即開始建築此亭。青雲亭由此而興建，而大殿即命名「觀音亭」。

所謂滄海變桑田，四百年前乃是海洋的邊緣，而今卻變成鬧市中心，四面八方街道縱橫。海洋線一直往後



197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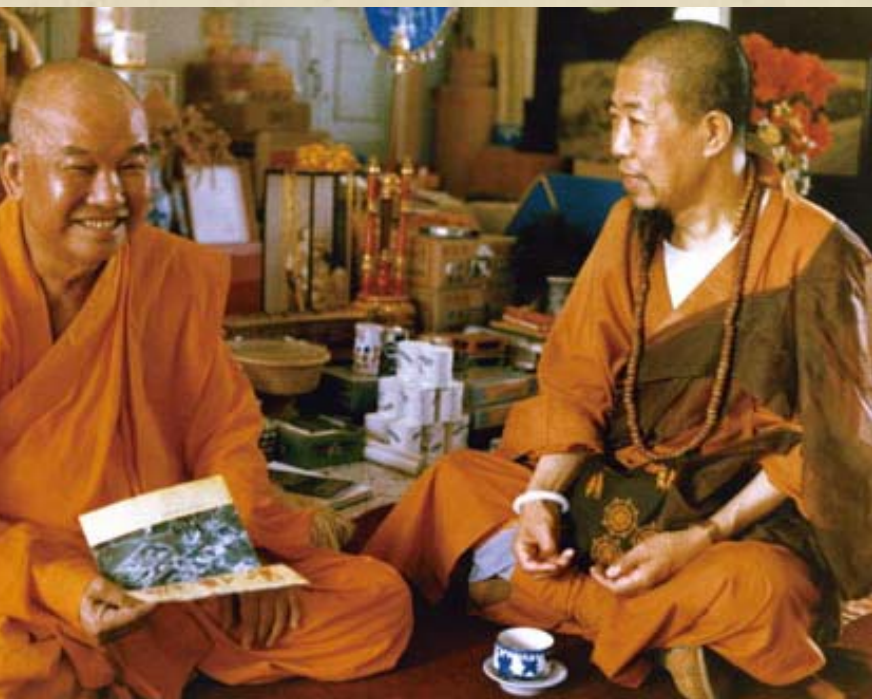
移，至今亭後尚有兩條街道及很多的建築物，然後才達海邊。

我們有些團員，早已嚮往此名剎的聲譽，尤其是美國團員，首次參訪如此清淨莊嚴的古剎，讚賞不已。寺廟純粹依照傳統方式建築，紅牆綠瓦，美侖美奐，臺閣相望，花木掩映，有一番龍翔鳳舞，脫俗瀟灑的風韻。



對面街的女界宿舍，是一幢蠻可愛的樓房，清雅脫俗。牆壁塗上淡淡的翠綠，油漆有點剝落，四週擺著紅木桌椅，書櫃裝滿華嚴線裝本，別有一番韻味。下午日影緩移，線線斜光，反照到書篋的玻璃上；院外傳來詩一詩蟬吟，門外串串風鈴，叮噠作響—亭園花木柳影，鶯啼燕語，正所謂「溪花與禪意，相對亦忘言」的一片逸興。沐浴在這個幽清的環境裡，頓覺得悠然神往，恍如踏進世外桃源。

傍晚，法筵開始之前，蔡桐雄、陳瑞治居士等，各自雙手擎



一炷香，到樓上向上人頂禮請法。這是古代禮儀，歷代諸祖傳下的法規。在美國金山寺、萬佛城等道場，每天一律依照這「古規」向主講師請法。此時，大殿已擁擠不堪，數百個興高彩烈的臉孔，既好奇又充滿期望地等待著。



左下圖：佛教總會主席金明法師(左)
與上人清談。

左上圖：贈錦旗於上人作為留念。

右上圖：上人於青雲亭大振法鼓，
提倡改革佛教裡迷信的色彩。

上人開示時，精闢而莊重地提倡改革佛教裡迷信的色彩。聞法者有蒼蒼白髮、滿臉皺紋的老人；有朱唇皓齒、天真爛漫的孩童，也有血氣方剛、接受西方教育的青年；男女老幼，各有感觸。在馬來西亞歷史最古老的一隅，竟與一個來自新大陸的佛教訪問團，打成一片，東西文化，融洽無間——正所謂「三世古今，始終不離當念；十方剎海，自他何隔毫端。」地球是縮得愈來愈小，人的心量則要擴得愈來愈大。

法會完畢，信眾一窩蜂似的把訪問團員包圍起來，大家吵著喊著，好不熱鬧。青年人各持著紀念冊，要我們簽名、照相，一直到了很晚，才讓我們回去休息。

1978

八月七日 馬六甲



青雲亭是訪問團到過的寺廟，每天照例舉行早晚規儀的道場。這真是罕見，因此大家很高興地隨喜功德。早上四點半，鳴鐘打鼓，大約數十人來參加早課；五點，鄰近的回教堂，也播出早禱的鐘聲通徹十方。馬來西亞是一個多彩多姿，由種種民族宗教組成的國家。

午間在青雲亭用齋，金星與金明兩位法師，與上人暢談甚歡，有如多年不見的同參。兩位法師博學明理，見解高超，大家便無拘無束地討論如何重振佛教頹萎之風。

傍晚，駛車到離此地三十公里的野新市。汽車在山路上滑行，夕陽西下，把叢林樹梢照得一片殷紅。彩霞在晚空中徘徊變化，群鳥喳喳地在樹樑間穿梭飛翔，農夫們荷著鋤頭，推著牛車，徐徐向炊煙裊裊的茅廬走去。四週一片原始的靜，坦蕩廓然的靜，撫慰心坎。我



們一行人，只感到沈醉在無比輕鬆愉快的黃昏美境裏。

到達野新這個小村落，市政廳居然有七百多人齊集。講堂四週懸掛著「個個都有佛性，人人都能成佛」的標語。

今晚上人開示，略略談及人生的八苦：人除了生苦、老苦、病苦、死苦外，還有求不得苦、愛別離苦、怨憎會苦、五陰熾盛苦。「人生是非常短暫的，但一般人還欺騙自己，以為手上有大把時間。各位，莫待老大徒傷悲啊！你們不應等到老來才學道。

到那時候身體衰弱，眼也花、頭也昏、手腳發抖，哪裡有精力來辦道呢，所以說：『莫待老來方學道，孤墳多是少年人』。大家要快點醒悟，不要再染苦為樂，流連忘返了。」

法會完畢，一群信眾緊圍上人，尤其小學生們，簡直不願上人離開，這個要他摩摩頂，那個要他拉拉手。上人滿臉的和藹微笑，和一班天真爛漫的小孩子，打成一片。





院 迦 釋
SECK KIA EENH

八月八日
馬六甲

圖：2005年10月攝。
釋迦院，成立於1920
年。

今天一位南傳比丘，曾在泰國受具戒，來訪上人，要求前來萬佛城法界大學深造，專修經典翻譯的工作。這位比丘在鄰近釋迦院佛學班任教。上人一口答應他的請求。萬佛城的宗旨，不分派別，誰能真正為佛教出力，都一律歡迎來參加弘揚佛法的工作。

晚上到釋迦院，大約有六百多位學生來聽法。這些青年人，一面在學校接受科學思想的熏陶，一面目睹自己的父母沉溺於佛教裡種種迷信，如燒香拜神焚紙錢，很多人早已對佛教產生種種疑問。這次上人與美國青年佛教徒來訪，正應當地學生的機緣。他們有很多積壓在心裡良久的問題，例如佛教與科學有沒有牴觸？難道佛教只呆滯在燒香燒冥紙的風俗裡等等疑問，都迎刃而解。

各團員都有機會說出西方社會的生活情形。發現正法寶藏，有如黑暗中重睹光明。上人精闢通達地為這些青年人指出：正法的方針，是迴光返照，不求外緣，亦不呆滯於各種表法，而是勤修戒、定、慧，息滅貪、瞋、癡。美國是全球資源最富裕的國家，一切物質享受應有盡有。但科學昌明，不能徹底解決人類生死的根本問題。尤其是美國年青的知識份子，如大學生、教授、專門人材等，心靈上倍感空虛。物慾享受不能救治他們心靈上的痛苦。因此很多人遇上東來的正法，儼如在茫茫大海遇上度人舟。如恒朝法師說：「整個世界最前進的科學發明，歸納起來，也不及《華嚴經》中一句偈頌來得真實不虛，諸佛所教，『絕無戲論』。」

換一個角度來看，科學與佛學也互不牴觸。真正有見地者，終會領悟到科學與佛學是事理無礙，融和貫通的。整個世界無論哪一門學術——科學、哲學、心理學、藝術等等，都不超越佛法的領域。所謂「心生種種法生，心滅種種法滅」，任由孫悟空翻多少個十萬八千里的筋斗，始終沒有脫離如來藏性五指之間。又云：「一本散為萬殊，萬殊還歸一本」，佛法與世間法，交融無間，吻合為一。

這個訪問團予人一個清新的印象。我們團中有三位博士，三位碩士，對西方的科學、物理、哲學、心理學等等，都有研究。用西方學術語言，契合佛教真理，洞徹幽微，正迎合當地知識份子的需求。



八月九日 馬六甲

今天是在青雲亭最後的一天。中飯時又來了滿桌子的佳饌；正如萬事萬物都在說法，每天吃的飯



上圖：8月6日，金星法師（左）向上人娓娓陳述青雲亭百年歷史。

下圖：訪問團於青雲亭用齋。左起：金星法師，黃逢保居士，上人，金明法師。

菜也在向我們說法。沿途一直受到各界信友慇懃厚待，每天飯桌上，都擺滿了名貴的食物。修道的人，實在有福報來享受這種供養。難怪老子說：「五色令人目盲；五音令人耳聾；五味令人口爽；馳騁畋獵，令人發心狂；難得之貨，令人行妨。」愈恣縱六根，心神愈不安寧。世人汲汲追求享樂，道德也日益敗壞。故修行人只求腹飽，而不求珍饈美味。

恒實法師一向個子高瘦，這幾個月來因用功得力，不注重飲食，每天日中一食只吃半鉢，變成如假包換的

「皮包骨」。上人勸他凡事要行中道，太過猶不及。今天他現身說法：「修道最重要的是，要常常生出歡喜心；這是菩薩慈悲喜捨四無量心之一。如果愈修愈沮喪，愈修愈板起面孔，深鎖眉頭，就違背中道。我現在瘦得像個「餓鬼」，是因為不懂得調劑身心。我以為修道要少欲知足，吃得少，自然沒有這麼多慾念，因此刻意節制自己，怎知道反而與中道背道而馳了。」目前吃飯，恒實與恒朝的胃口是最好的。

其他團員也深深領會到修道與享受不能並肩齊進。佛法美國剛剛崛起，如果出家人貪供養，揀衣擇食，還有什麼正法可言。

下午三點，在青雲亭舉行皈依儀式，有三百多人皈依。在這所古色斑

斃，宏偉瑰麗的道場，上人說了一番革新的話：「有些佛教徒不只皈依一兩次，居然皈依三、四十次。這是什麼意思？這無形中引起法師之間的明爭暗鬥，大家為了爭取法緣，弄成水火不容的冤家局面。某些人皈依還要偷偷摸摸，怕被師父發現了不高興，在三寶中鬼鬼祟祟，成何體統？這完全不合法的。求法不能貪心，佛教如此衰敗，就因為每個佛教徒沒有盡自己的責任。天下興亡，匹夫有責；佛教興亡，佛徒有責。」

對他的新皈依弟子，上人諄諄訓誨道：「在觀音亭，你們皈依三寶，十方三世諸佛菩薩也齊來印證。你們以後不要糊糊塗塗的把光陰空過，否則便變成『對面不認識觀世音』了！」

1978

八月十日 麻坡



早晨，下了一場大雨，把悶人的熱氣，洗滌得清徹無比。院子外，落花滿地，送來一陣一陣撲鼻的茉莉及雞蛋花香。微風吹來，周身涼爽，此時添上「池上碧苔三兩點，葉衣黃鸝四五聲」的雅興，令人心曠神怡。

七時半，向金星與金明法師及青雲亭的信眾道別，他們都熱忱歡送，臨別時不勝依依。跟著，數十人浩浩蕩蕩地駛向麻坡市。一小時後，便到達淨業寺。住持定光法師，帶領著一班青年佛學會同學，在寺門奏起三寶歌來迎接訪問團。淨業寺是近年建設的伽藍，設計新穎，廟裡面積寬廣通達，陽光充足，二樓四週有露天走廊環繞，從這兒俯瞰麻坡全景，令人胸襟開闊，悠情快意。

用齋後，駛車到附近的正信會。數十位居士正焦急地等待著，很多身患惡疾的，要求上人加被。其中有一

位六十餘歲的老居士，說他多年來自從中了「槓頭」後，未有舒服過。上人便特意爲他加持，破除邪術。

據在場的信眾報告，老居士立刻在前的石階上，吐出一大堆白沫及小蟲子，之後覺得如釋重負，連年痛疾，霍然而癒。正法的力量，是何等不可思議！

到目前爲止，訪問團已到過數十間梵刹，很遺憾的，發覺並不多道場如法修行。在三寶中清淨身心，嚴持戒律，都攝六根者更少。

今晚開示，上人照例要徒弟先講話。一位弟子與大家討論如下的問題：「在佛教裡有很多矛盾的現象。是什麼呢？譬如佛教徒一方面做善事，一方面又犯罪業。好像你一邊求神拜佛，祈求消災延壽，榮華富貴；

但一方面又在佛教裡講是講非，挑撥離間，毀謗三寶。這樣子功不補過，修來不及丟去，豈不是太可惜嗎？今晚我們在淨業寺，顧名思義，在廟上就應該清淨無垢，攝持三業六根。如果我們在廟上已經不守規矩，在自己家裡更不用設想了。種下不清淨的因，將來會受不清淨的果報，我們在這方面不要疏忽呀！」

我們每到一個道場，總發覺很多人抽香煙，甚至在佛殿中，也煙霧瀰漫。這真費解！即是佛門聖地，而五戒中禁酒戒已包括禁煙及麻醉品，爲何信眾還能若無其事地在廟上抽煙？

今天晚上有一件奇特的事情發生：法筵剛要展開之前，全廟的總電開關失靈，滿院漆黑。我們也不管，在熒熒燭光下，一千多人濟濟一堂地聆聽上人開示。有人問上人如何教化

1978

美國人，上人靈感一動，不覺娓娓說出他在香港不准玉皇大帝颶颶風，在美國不准三藩市地震的事情：

「十多年前，我在香港一個山邊建立一所道場，叫西樂園。在園子裡種些木瓜樹、松樹和竹子。次年春天，木瓜熟了，竹子也長得頂茂盛的時候，突然來了一場颶風，把我的木瓜、松樹、竹枝都連根拔起，打得七零八落。那時我不夠涵養，便發起脾氣來。對誰發脾氣呢？對上帝，我說：『上帝！如果這颶風與你有關，以後我一日住在香港，再也不准你颶颶風。要不然，我就老實與你不客氣。』果然，十多年來，沒有颶風直接侵襲香港。如果有颶風朝香港吹來，到了離岸十五、二十哩，就自動轉移方向，吹到別處去。就是

這麼奇怪。一九六〇年，我去了澳洲一年，離港不到一個月，居然有場大颶風，把街上的招牌吹得滿天飛，損失很大。後來，一九六二年，我去了美國。當年夏天就來了一個破紀錄的大風暴，沙田山泥也傾瀉下來，死傷一百五十多人。至於你們信不信這件事由你，但我所說的是千真萬確的。」

此時場裏靜寂無聲，大眾聚精會神，上人輕鬆地繼續說下去：「關於地震的事情：三藩市一帶，一向有很多地質學家、哲學家、預言家等，預言在一九六八年四月間，必會發生大地震，而整個三藩市也會沉到太平洋裡去。當時嚇壞了當地很多有錢人，他們都趕快搬到別地去了。一九六八年農曆元旦，大約三十多位美國朋友



圖：上人講經說法，其目的並不在對佛教有什麼好處，而是要人對自己做一番徹底的反省。境由心轉，一人去惡，自身之種種災難就能化解；人人如此，國家自然就一片祥和，一切的天災人禍、一切不祥之事也會化解。

來向我拜年，那時我便對他們說：『有我一天在此地，便不准三藩市地震。不是它不會震，而是我不准它震。』當年四月，果然平安無事。以後，每年都有人預言這個地區會有地震——一九六九年、七〇、七一、七二、七三、七四也是如此，但每年也安然無恙。這些美國弟子才漸漸對我生出信仰心。」

一千多信徒，聽到這些奇怪又不可思議的事情，都目不轉睛，興趣盎

然，有如小孩子吃糖似的。已經三個小時，台下仍是鴉雀無聲。上人剛要步下講壇，電燈忽然亮了，照遍四方，燦爛光明。時間配合得太巧了！上人說：「你們看到了嗎？黑暗就象徵無明。人埋沒了智慧，做出種種愚癡的事，心裡更變成黑漆漆。聽法後就有如重睹光明。佛法就是返迷歸覺的真理。我們應該把慧炬的火焰，播散到世界的每一個角落去。」